



蘆 甸 著

浪濤中的人們

作 家 出 版



蘆 甸 著

浪 濤 中 的 人 們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• 北 京

書號 13

字數 51000

浪濤中的人們

著 者 蘆 甸

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
北京東直門外大街四號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1-25000
定價 2.900 元

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這是一個反映「五反」鬥爭的中篇小說。通過天津某一私營工廠「五反」鬥爭末期情況的描寫，表現了黨與工會正確領導工人階級鬥爭並改造了不法資本家。其中着重描寫對落後職員，特別是高級職員的團結與改造，以及黨與工會的幹部在鬥爭中得到的鍛鍊與提高。

那是一個早晨。工作人員馬文安坐在區委書記江明辦公室的沙發裏。

江明正在靠着窗戶的那個牆角洗臉，他一面擦臉，一面斷斷續續地向老馬說：

『支部書記病了好幾個月，一時還不能工作。……工會主席是副支書，人很能

幹……羣衆發動得很好，』聲音裏滿含着稱讚，『連資本家的汽車司機都發動起來了，

材料也基本上掌握了。……可是資本家還是不交代。問題在哪裏呢？你去幫助他好好搞

一下。……』他偏過臉來向老馬看一眼，『他本來就是個野馬性子。……現在呢……工

作一「頂牛」……恐怕更要發急了。……我已經……』他忽然轉向窗外：『他來了！』

老馬跟着站了起來，走到窗戶跟前往樓下看。一個中等身材的、結實的年輕人正推着自行車快步地走進院子，圓圓的臉，半邊浴在歡騰的、玫瑰色的朝陽的光輝裏，因而顯得格外的鮮紅，好像一個兒童的臉蛋似的。身上斜揹着一個草綠色的、脹鼓鼓的帆布

掛包，那掛包，在他腰側蹦跳着。江明說，那就是工會主席孔繁生同志。

『快上來！』江明向他喊。

『你要我把車子推上樓嗎？』老孔突然停下了，仰臉望着江明，露出一種傻呵呵的神氣。

『能推上來你就推吧。』江明回過身來笑了，向老馬說：『你看他調皮嗎？』

『我歡喜這樣的人。』

『那就好。』

一會兒，老孔出現在門口了。他和正在迎接他的老馬的目光交遇了一下，就照直地走向另一把沙發去了。坐下去以後，他好像感到老馬這個陌生人爲什麼那麼奇怪，兩個眼睛老是跟着他呢？於是，他向老馬有意地看了一眼。

江明把毛巾往洗臉架上一搭，回過頭用一種完全是商量的口氣，向老孔說：

『我們打算派一個幹部到你們廠裏去工作，你同意嗎？』

『早就該派。』

『是嗎？』

江明走到桌邊上了，但他並不坐下，一手按着桌子角，含笑地望着老孔，又說：

『告訴你，這個幹部是一匹老馬啊！』

老孔馬上敏感地轉過頭來望着老馬，老馬正在微笑地望着他。他們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，在茶几前面握手了。老孔的手是握得那樣緊，那樣熱情地看着對方，要把對方打量個透似的。

江明向他們做了正式介紹之後，向老孔說：

『怎麼樣，李漢卿張嘴了沒有？』

『乾牙膏一筒，擠都擠不出來。』

『那你說，該怎麼辦吧？』江明這才坐了下去。

『依我的性子，』他拍了一下他那掛包，『就把這包炸藥（材料）一起拋出去！』

『好！』江明哈哈大笑地站起來了，『這太好啦，「五反」運動一下就勝利結束啦！』他忽然不笑了，『如果只是今天晚上躺在炕上做個夢，』他舉了一下手，『我不反對。』說完，他又坐了回去，兩手撐在膝蓋上，又那麼含笑地望着老孔。

這種友誼的、親切的、半開玩笑的批評，其實是非常尖銳的，甚至是辛辣的。

老馬心想：他是給我點顏色看看呢，還是在我面前勒一勒老孔那野馬性子呢？也許兩者都有，也許兩者都不是。但不管怎樣，在這樣一個司令員下面作戰總是痛快的，挨

批評，他也會使你在不痛快的當中感到一點痛快。老馬表面上好像並不在意，但他覺得不應當看老孔。

老孔是一個誰也敢碰一碰的人，但每次碰到江明，總是在他那親切的笑聲裏服了氣。而這一次，他却感到有點不愉快，因為他覺得江明不應當讓他在初次見面的老馬面前當矮子，於是紅着臉，辯解着說：

『我不是那個意思。』

『好，就算你不是。』江明又笑了，揮了一下手，好像真的不算似的。接着說：

『那你是說，你不會依你的性子了。』

『當然囉。』

『那就對了。』

江明又站了起來，在房裏來回地走着，繼續向他們說話。好像椅子對於他，只是辦公用的，不是說話用的。他的態度雖然嚴肅了，說話的調子也放慢了；但仍然使人感到有一種親切的吸力。他說那樣做，形式上好像我們勝利了，實質上則是失敗。我們爲的是打退他們的進攻，而不是要擊倒他們，因此，就要想盡辦法動員他們自己交代。我們不是爲鬥爭而鬥爭，而是爲了教育改造他們而鬥爭。……他說，必要時，當然也可以拋

出一兩個材料去，但那目的還是在於促使資本家自己交代。……

誰都不能否認，老孔一向是忠實地執行着江明的指示。和資本家李漢卿個別談話時，他表現了極大的耐心。一般人總說，你要多講政策呀，但事實上呢，有些資本家却往往首先向你背誦，李漢卿就是這樣的人。但一接觸到具體問題呢，他的法寶就是：『我好好想想。』前幾天，幾個女工連李漢卿的一個十二歲的小孫女也動員了起來，給李漢卿寫信，還到廠裏廣播了幾次，她喊：『爺爺，您不坦白，我就不叫您爺爺啦！』最後一次，那小女孩在擴音器面前急哭了。一些好心的老女工們，聽着都覺得很感動。但對於李漢卿，却並沒有發生什麼實際的效果。剛才，在說理鬥爭的大會上，用的是『必要時』的辦法了，拋出去一個相當重要的材料，同樣的，李漢卿也並沒有就因而交代了其它的。更使人們激怒的，是他連『五反』初期的那種緊張都好像沒有了，好像越來越滿不在乎了。

散會的時候，職工代表們，有的非常納悶，有的非常氣憤，一面走，一面議論紛紛；一個特別激烈的青年女工孫秀雲，甚至衝到老孔面前說：『小孔，告訴你，工會太遷就資本家啦，老是說服，說服，你說了幾個月，他服了沒有？——人民法院就攔不下他李漢卿嗎？』老孔想向她說些什麼，可她已經大踏步地走了。

二

現在，會場裏只剩下老馬和老孔兩個人了。

人，那麼沉默，屋子，那麼空蕩。

老孔心裏很亂，他從掛包裏，一會兒抽出這本文件翻翻，一會兒又抽出那本文件翻翻，問題在哪裏呢？他不時望望坐在他側面的、正在沉思中的老馬，期待和他說話，問題在哪裏呢？他要解答。

老馬一手托着頭，噴着煙，煙霧在燈光裏面飛騰，變幻，成爲各種各樣的形狀，而又難於捉摸。問題在哪裏呢？老馬似乎要從那些煙霧裏去尋求解答。他的腦子正被會議中一個奇特的現象糾纏住了：當職工代表們紛紛向李漢卿提出質問的時候，他忽然注意到坐在他斜對面的老職員于老頭于壽山了。于壽山的背彎着，脖子縮着，好像要往下墜而又掙扎着往上挺，好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，突然被捲到漩渦裏來了一樣。他那鬆弛的、滿佈皺紋的雙頰，一會兒發白，一會兒又發青；擱在桌面上弓着的一隻手，微微地在顫動着；兩隻泡腫的眼睛，恐怖而又茫然地望着前面，又好像一個在法庭上等待判決的罪犯一樣。但有時，他那奇異的目光，又游移不定地投到李漢卿的身上……

而李漢卿，在老馬看來，是以從容掩蓋着侷促，在做得毫不在乎的態度裏，留心着一切：對工人，他顯出一種仔細、警戒，有些支吾而又故作鎮靜；對於職員，就一眼也不看，好像他們並不存在。但當老馬換一支煙的時候，一抬頭，在那一剎那間，他猛然察覺，李漢卿的兩眼，像兩把光閃閃的劍，向于壽山刺了過去；到他注意時，它却早已消失，——如同夏天傍晚地平線上的那種閃電，偶然顯現又突然消失。人是沒有法子再看到它了，即使人還是希望着，期待着。

這樣，老馬又轉向老于，老于却好像負了重傷，頹然地俯下他那禿頭了。

會議結束時，老馬又看見老于好像鬆了一口氣似地站了起來，然後跟踉蹌蹌地往外走，走到門口，又忽然把住門框，身體搖晃着停了那麼一小會兒，好像在定定神似的……

這是一個謎！

原來，工會並沒有把于壽山當成一個什麼對象，大家都認為他年紀大了，解放以後又大權旁落，在李漢卿面前吃不開了；任什麼事都不會通過他的。老孔向老馬介紹職員情況時，也說，他曾考慮過他，也曾找他談過幾次，但都沒有發現什麼。

老馬來廠的第二天，就看見過于壽山，那是剛剛吃過午飯的時候，事務所還沒有正

式上班，但職員們却都在緊張地忙碌着：有的在查賬，有的在幫助節約檢查支會宣傳組寫標語；而他，却一個人躲在會客室裏，兩手背在身後，不安地走來走去，微微地搖動着他那光禿禿的、只有後腦勺上殘留着半圈稀薄的、灰白色頭髮的腦袋，好像一個正在推敲着詩句的冬烘先生一樣。老孔說，那是他這幾年來一貫的習慣。所以，以往老馬也就不覺得有什麼異樣。但他今晚在會場上所表現的一切，老馬感到，那就決不是什麼『一貫的習慣』了。

于壽山的形象，李漢卿的像劍光的一瞥，不斷在煙霧中出現，而且，逐漸變得鮮明，變得固定。問題在哪呢？他也要解答。

三

問題在哪裏呢？他們都要解答。

老孔把文件往掛包裏一塞，開口了：

『老馬，我覺得我們的做法有問題！』聲音是焦急的，並且把『做法』兩個字說得特別重。

老馬順手攏了一下頭髮，望着老孔的眼睛，他感到，那眼睛是那樣毫不隱藏地表現

着內心的苦惱、惶惑，以及對於他的某種期待，他鎮靜地說：

『我正想和你談這個。我也這樣想。我覺得，我們是在打被動仗……』

『太被動啦！』老孔幾乎叫了起來，把老馬的話打斷了。他的臉色一下就開朗了，眼睛炯炯發光，好像在說：對，對，對，你正說到我心裏去了。

老馬感到奇異了，彈了彈煙灰，試探地問：

『你覺得問題在哪裏呢？』

『到了今天，你是看見的，』他站起來攤着手說，『事情總算明明白白啦！江明同志說的道理當然完全對，可在我們廠裏……』他指着李漢卿坐過的那把椅子，恨恨地說：『他在向我們擺肉頭陣，要他這樣的人「自己交代」——』他沒有說下去，但激動地揮了一下手，那意思是說：事實證明，——不可能！

老馬在心裏『啊』了一聲，——原來如此。原來兩個人所想的並不是一回事。現在他覺得，事情比他所感到的還要複雜，還要艱難了。

資本家的態度，羣衆的情緒，老馬是完全感到了的。從而，對於老孔的苦惱和惶惑，他自以爲也是能够理解的，並且是同情的。對於老孔這個人，從他到廠以來，看他的工作，看他的氣質，他的確真的喜歡起他來了。他覺得，他是一個感情強烈、靈魂完

全裸露在外面的那麼一種人。但他沒有想到，他們之間，居然會存在着原則的分歧，他感到異常嚴重、緊張，臉孔都發起燒來。隨即，他站了起來，雙手撐在桌邊上，凝望着老孔興奮的臉，沉穩地說：

『老孔，江明同志的話就是政策。政策只有一個，不管哪個廠。問題不在這裏。』老孔兩眼瞪圓了。他突然感到一股涼氣從背脊上一下竄遍他全身。兩個人，原來是那麼接近，現在，一下就離得那麼遙遠了。他本來以為老馬會同意他、支持他的，因為老馬全都看見，全都明白，而現在……。他的話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訴說呢？他感到一種冤屈和憤激。照他的脾氣，他本會說：『同志，你的話說得漂亮，黨性很強……。』但他完全沒有說這種話的力量了。他所迫切需要的，是怎樣離開這個地方，離開這種高調，到什麼地方去休息一下，什麼也不想，只想躺一躺，睡一睡。但他又不得不說話，於是喃喃地說：『政策，政策，好像我還沒有執行政策。』說着，他就推開了椅子，無精打采地拿了桌上的掛包，一聲不響，那麼緩慢地、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
老馬立刻走到門邊，雙手抓住門框，他陷在一團暴怒裏了。他想大聲把老孔叫回來。老孔這種激動，在他，多少年來就很少有了。從這種激動，奇異地，忽然使他從老孔的背影裏看到了年輕時期自己的某些面影，因此，他就呆在那裏了。看着老孔那麼走

着，看到月光，樹影，那條灰白色的路，路那邊，那一排排宿舍的燈火。他想到自己成長的道路，他嘆息了一聲：十年鑿工，十年反抗和被凌辱，十年革命，十年火與血的交流，一下都湧向他的心頭。人們看到他今天的沉穩和細心，是很難想像他當年也有着火焰般的、莽撞的性格的。然而他自己明白，他以爲，他是應當理解老孔的。把他叫回來，還是不叫回來呢？『不吧，』他想，『還是讓他消散消散吧。』正如同年輕時期他自己所需要的。於是，他就那麼悄悄地，隔着一段路，跟着老孔在月光和樹影裏面走去。要他離開老孔，不管他，那怎麼可能呢。他心裏是焦急的，但他走得却是那麼從容。他心想，到了宿舍裏，他一定要和他好好地談談。但走到一個岔路口時，老孔並不向宿舍那邊走，却向左拐了一個彎，沿着那條河流一直走去。他奇怪了起來。但他還是不叫他，還是跟在他的後面，還是那麼悄悄地、慢慢地跟在他的後面。……

走到一處地方，老孔坐下來了。那裏是陡削的河岸，那附近的一些土屋和草棚，在月色下面，成爲一片斑駁的影和光。幾年來，這些土屋已逐漸減少下去，剩得不多了。但在他童年的時候，那裏却充滿了窮苦、不幸、呻吟和打罵。他自己，也就生活在這樣的地方。他現在還記得那些小伙伴，他們從泥沙裏，挖出小蟹來，一同玩耍，或是爲了爭奪一個被人拋棄的罐頭筒而互相扭打。他們常常互相打傷，又歸於和好。當他臉上流

血的時候，他是既不叫喊也不流淚，只是更猛烈地攻擊對方，即使因此他吃的虧將要多、更大。他是養成了這樣一個倔強的性格。現在，他出神地望着河面，河水 flowing，月光流着，對岸的燈光和建築物的倒影也在流着。岸邊擠滿了船隻。他聽到人聲、水聲、搖櫓聲，偶然還有一聲尖銳的、悠揚的汽笛聲，混成一團。遠遠的碼頭上，則騰起了吆喝聲，貨包落在船上的空洞的大聲以及清脆的鐵鏈聲。這一切，在他的眼前，電影似地展開了他那過去的生活的畫面。

遠處，對岸的一個地方，有一幢巨大的建築物，那是一家打包廠。現在，在月光裏看去，它却成爲那麼平凡的、那麼朦朧的一個輪廓。他好像又走進了那座工廠，他好像又看見那個職員的兒子，那個年齡和他相仿的小學生。那孩子有一個軍號，他時常跑到他們做工的地方來搗亂，吹出那種怪聲怪氣的聲音，甚至走到那個耳朵有些毛病的女工的背後，突然湊近她狂吹起來，吓得她面無人色。工人們都討厭這個孩子，但也有人不得不逢迎這個孩子，他就更無法無天了。但在老孔幼小的心靈裏，有時却有些喜歡這種惡作劇，而且，他是多麼地渴望他也能夠把那個號拿來吹它一下。有一次，那個孩子把軍號放在羊毛上，跑出去了。有這麼一個機會，老孔就不顧一切地跳了過去，拿起它嘟嘟地吹了起來。但那孩子聽見聲音馬上就返回來了，看見是他吹，怎麼也不依他了，

說他的『臭嘴巴』把他的號吹壞了，他不要了，要他賠。結果，他就被人們以『擾亂工廠』的罪名開除了，連他的快到月的工資也不發給他，說是作爲『賠償』了。回到家，父親又狠狠地揍了他一頓。現在，他不但又似乎看到了那孩子的傲慢的目光，還似乎感到父親的暴雨般拳頭的重量。因此，他嘆息了一下。

以後，他又到那碼頭上開始了『苦力』的生涯。輪船公司有一位管理倉庫的先生，在每次輪船到來時，總有一點什麼東西交給他捎，要他扛到他家裏去。好像因爲他年齡小，聰明，人又長得不壞，就特別器重他似的。那位先生樣子很和氣，要他做事的時候，總是笑容滿面的。老孔也就有些樂於爲他出力。同時，這也使工頭喜歡他，誇獎他。他知道那是私貨，因此，他也特別小心。有一天，剛下過雷雨，輪船到了。那位先生穿着潔白的帆布褲子和一雙剛剛打過粉的皮鞋，又要他捎帶一些什麼東西。雨後的碼頭是那麼寧滑，這次的東西又特別重，他走得很當心，走過跳板，走上陡坡，都沒有出事。但到了路上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却連人帶貨一起摔倒在一個水窪裏了。東西雖然沒有摔壞，外觀却弄得很難看了。他心裏難過，覺得對不起人。當他抱起那包東西，顧盼着，希望伙伴們來幫助他的時候，他看到那位先生瘋狂似地在向他跑來，——完全不是原來那個笑容滿面的人了。那麼可怕地吼叫着：『東西摔壞了！東西摔壞了！』過來就